

六醫案講

麗曠樓藏書第十一種

吳文東講軍

成都昌福公司印行

民國十
二年歲
在癸亥
秋出版

麗囑樓藏書重印序

夙聞唐立三先生纂輯吳醫彙講一書搜羅宏富選擇謹嚴久欲購置一帙擴充小子見聞惜蜀處西陲世少傳本有志未遂良爲悵然今年春家居多暇常從老友白潤生遊昕夕談醫獲益不少一日出其麗囑樓所藏吳醫彙講示予予披覽一周虛室生白始悉立三所纂起自王雲林迄於顧省吾卷冊共計十一家數已逾四十其中議論或表章內難或闡發南陽或舉後賢陳言發揮盡致或辯古今度量考校最工而後歎各家學問之博識見之深深造而自得者有如此也於是乎起而言曰今之世不患無藥也今之世不患無方也今之世不患無醫也陳修園嘗云識一字便可爲醫然而一病當前言人人殊曾不能

施其治療尙何醫之足云哉君性情恬淡不樂仕進鑄史鎔經
邃於醫學曷不梓以行世俾自今以後之病家幸得遇多識之
醫世少夭札君德亦無津涯白君唯唯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仲秋謝嘉靈勸吾題於春草堂

司馬溫公曰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蓋以殫其利濟之心
窮通一也夫坐而言然後能起而行士當十年待字讀聖賢書
論天下事於經天緯地之業必講明而切究之夫乃可寄以大
任而不疑醫之爲道亦然舉夫天地人之理五運六氣之驗經
絡府俞之次八脈九候十二經之分莫不講之素而論之詳夫
乃可託以死生而不惑是故大易著講習之文傳記有講德之
論講之義大矣繩夫軒皇講自邃古而造化之秘洩長沙講於
炎劉而湯液之用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他如活人講辛熱祇
和講溫中河間講涼解東垣講升降丹溪講兩腎子和講三法
隱菴令韶之派講六氣中行無已之儔講三綱講溫補者景岳
講秋燥者嘉言吳又可講疫汪苓友講心此數子者不傍墻壁

獨抒心得其餘百家之說或伐異而黨同或兼收而博採要其所孜孜矻矻者無非講此玉版蘭靈之奧以期之壽世而濟時語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操司命之責何如其鄭重耶夫伊古以來盜虛聲走捷徑未始非名士也驚黨援工口給未始非名醫也然而有實學斯有實用吾吳文獻之邦明理之彥林立唐君笠山於著述之餘悉羅而致之擇其言之雅馴者裒然成集顏曰吳醫彙譜而授之梓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臺榭之棖非一木之枝其愛博而其惓惓於學之講眞無愧古人之用心矣推是心也與夫士之通經致用爲蒼生福者又何異哉故樂輟數言以弁其首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桂月吳趨繆

遵義識 時年八十有三

余薄宦江蘇以來凡署中眷屬等有疾卽延笠山唐君診治無不應手而愈今將三十載不第識其醫理之精深且重其爲人之謹恪也茲手輯吳醫彙講一編請序於余余按閱其書乃廣搜博採抉擇精詳以補前人所未發以啟後人所未悟譬之八音並奏高下疾徐同聲相應至持磬一擊而金石絲竹秩然不紊是眞可謂醫門之鼓吹矣夫以文會友聖人所訓友善論古孟子言之儒者如斯醫亦宜然軒岐作者之聖也猶聚君臣於一堂而相爲辨難儒者之業是術者可不有奇共賞有疑與析乎今笠山爲醫林秉鐸領袖羣英彙訂成集俾斯道之精微研窮益廣歐陽文忠有曰物常聚於所好信不誣也吾知風聲鼓舞當必有遠方之士興感而來者正未有艾也豈止吳醫而已

吳醫家言

哉

乾隆癸丑仲春桂林蔣楩書於鴻城官舍

成都昌福公司印

自序

粵稽炎暉紀物首垂本草之經雲瑞名宦肇啟靈蘭之笈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派衍迄今尤工蒐錄篁南江氏有類案之編東逸羅君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繼述之多人矧吾吳文獻之邦迺良醫薈萃之域韓門昆季擅盧扁之稱葛氏喬梓紹張劉之學新甫啟東廿子前朝之著述已繁生洲路玉諸公

聖代之闡揚亦夥應機卓識元儀臨證之慎重讀書記知在涇學業之深沉凡此各自成書出自諸家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裒集衆賢治案合鏤爲書名曰吳中醫案此又片善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夫廣羅成效固以誌鄉

先輩之典型而各抒論言亦以徵諸君子之詣力况乎精是業者高才不少明其理者卓識自多匿采韜光非乏枕中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蘊藏可勝惋惜僕謹倣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奧義顯詞統爲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當仁之不讓乃荷同志弗斬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析或疏往訓旣發覆而摘微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眞言胥協盍簪之慶勿謂禁方三十獨推思邈得其奇須知肘後四編不惟抱樸窮其蘊縱釀花爲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補藝林之闕

乾隆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心草堂

凡例

一是集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其有人云亦云者舊籍已繁茲不複贅

一諸公所著各於條論之前分列姓字下註諱號爵里如先世所遺舊稿并註生年卒歲及令嗣某付梓略倣小傳之意也又各分版頁不相連屬以便續增

一凡高論賜光隨到隨鐫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年齒次先後亦不以先後寓軒輦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觀或尊居遠隔並不妨郵寄寒廬併登梨棗

一各人之趨向不同集衆說以成書不免或有互異若存此而

去彼竊恐印定人眼目非所以云講也苟能各通一理不妨兩說並採惟在閱者之取舍亦擴充學問之一道也

一是集係聚諸同學各抒心得析疑賞奇不襲老生恒談惟其中有泛闊之似乎陳言而味其立意處必有幾句獨開生面之語不過從頭敍述不得不引舊書之言以爲襯幸勿以勦襲目之

一集中諸作或有文辭典雅者亦有簡直隨俗者要惟各適其宜取其達意而已矣文固可諷質亦可傳

一凡新書一出坊間每即翻刻雖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係就先見教者先爲付梓現在廣以奉徵正無已時即余拙撰積稿頗繁現因卷帙不勻故亦先刻幾條俟諸同

學陸續賜教余亦漸次補鐫非止限此幾卷便爲完書也購
閱者須認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隨
補隨翻決非全集願諸公辨之

笠山譚識

吳醫彙講目錄

卷一

王雲林

禱告藥王誓疏

葉天士

溫證論治 計二十則

陳獻傳

人身一小天地論

顧雨田

書方宜人共識論

卷二

薛生白

日講雜記 計八則

唐立三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辯

辯金匱繫飪之譏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維脈爲病論治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配爲八大家論

醫宜博覽論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妊娠陰脈小弱論

讀書十則

有小序

讀書須看反面

讀書須看對面

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叅

讀書須立主見

讀書必須隅反

讀書須善比例

讀書須剔錯處

讀書須汰衍說

讀書須辯訛字

餘稿頗繁分卷續鐫

卷三

孫慶增

石芝醫話 計十二則

傅學淵

管見芻言 計八則

江朝宗

核骨踝脛腨蹄辨

唐迎川

爛喉丹痧論

臟腑受盛辨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論柴胡

論犀角升麻

辨紫茸之僞

辨鬱金之誤

周思哲

大豆黃卷辯

瘟疫贅言

蔣星墀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升降出入說

寸口趺陽緊脈不同論

中腑中臟辨

卷四

沈受益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命門脈診辯

沈悅庭

治肝補脾論

沈實夫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膀胱口論

五苓散解

沈思劬

辯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周蘊石

祖氣論

連珠計十首

卷五

薛鶴山

痘毒藏脾經說

痘出同時論

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迴瀾論

葵菜預解痘毒說

薛公望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症歌

辨表分寒熱

辨表分虛寒虛熱

辨裏寒裏熱

辨裏虛寒裏虛熱

辨假虛寒假虛熱

辨渴

辨舌

辨虛寒舌燥實熱舌燥

辨寒頭痛熱頭痛虛頭痛

辨風寒骨痛虛骨痛

辨虛寒腹滿實熱腹滿

辨虛寒不大便實熱不大便

辨小便不通

辨嘔

辨吐衄

辨汗

辨譖妄

辨面目赤

辨下利

辨厥

辨腹痛

辨脈脫

卷六

康作霖

三皇藥王考

顧祖庚

脈訣正訛

三焦論贊言

認疫治疫要言

何桂巖

趨庭雜記

計四則

劉九疇

辨醫書音義

計三則

夏月忌枳說

翁壽承

喜傷心恐勝喜解

恐傷腎思勝恐解

思傷脾怒勝思解

怒傷肝悲勝怒解

憂傷肺喜勝憂解

陶厚堂

百合病贅言

卷七

王鳴岡

辨脾胃升降

管象黃

氣有餘便是火解

東垣景岳論相火篇

古今元氣不甚相遠說

四時皆有傷寒說

姚德培

幼科似驚非驚辨

痘科伏毒急於悶症識

唐立三

續刻

司天運氣贅言

週身經絡總訣

有小序

頭上諸脈 在身諸脈 臟腑中諸脈 手經諸脈

足經諸脈

卷八

朱應皆

木鬱達之論

顧毒顧字辯

方藥等分解

楊存耕

保護元陽說

楊立方

讀傷寒論附記

屠彝尊

論白瘡

李純修

爛喉痧論

祖鴻範

爛喉丹痧治宜論

陳元益

痧疹今昔不同治法亦異說

辯活人書婦人傷寒之說

唐立三

再續

攝生雜話

計八則

卷九

徐叶壎

四大家辯

論醫宗必讀

論讀景岳書不可專得其溫補之益

王繩林

考正古方權量說

卷十

汪纘功

虛勞論

附 方

汪正希

讀先祖保陰煎謹記

沈香巖

六味地黃丸方解

八味地黃丸方解

唐立三四續

司天運氣徵驗

卷十一

周省吾

三焦說

命門說

陰陽常變論

中道說

三百九十七法考

吳醫彙講卷一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成都謝嘉靈勤吾父叅校

渝江白昭煌潤生父重印 德陽蘇經權矩廷父叅校

王雲林

諱家瓊號誠齋贈文林郎徐州府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歿於康熙庚寅此篇係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丙

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禱告藥皇誓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長至日王家瓊謹以清香禱告於藥皇曰
竊聞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列聖所垂之明訓也微
氓如家瓊生既不辰命復多舛蓋自先祖母五十餘年撫孤植
節一綫單傳以迄於今吾父衰齡望八吾母見背兩弟繼歿俱

無嗣息瓊所生兒女六人亦皆以痘殤孤危至此無日不返躬
自責也惟此瘍醫世業謹守家傳凡見諸苦惱無論貧富先懷
悲憫耿耿此心惟天可表第自揣以褊淺之見識荷司命之擔
當任大責重豈盡無訛清夜深思愈增憂懼幸而歲戊辰竟得
子己巳冬出痘矣庚午又得子今冬又出痘矣家瓊向天稽首
未由報答鴻庥誠恐遷善不力惡將謂集舜蹟之分間不容髮
敢矢誓願爲承先裕後之基址其首重者忍辱安貧畢生兢守
誓不趨時夸耀或遇瀕危之症悉心療治誓不惜名利置或遇
輕淺之疾卽時安慰誓不張皇顯功或病果疑難學識未到必
詳審以待高明誓不貳延貽誤或遇富厚之家誓不倖災攫利
或遇貧困之人隨力救援誓不市恩而沽譽或遇當道搢紳隨

緣調治誓不媚諛以玷祖先嗟乎人命至重冥報難逃執一得
以誤人昧良心而罔利均弗爲之若知之而自犯之是自絕於
天也設家瓊世味櫻心初終易轍陽譴陰誅交加不悔神祇在
上其明鑒之惟是力有所不逮情有所不忍目擊貧病無告煙
火不繼之家每有不堪之慘徹底躡躇點金乏術今擬於薪水
布袍之外量爲留餘製諸藥餌爲救療貧病之萬一猶以母靈
暴露力不從心然一安慈魄此事亦誓必爲之也所仰祈者老
父壽而康寧優游晚景二子克自振立以延列祖書香以報張
太君之苦節則臣願足矣若夫一身之榮辱則家瓊命相已定
不敢妄祈不勝戰慄投誠之至

丙午之秋東作陰隲文頌言畢復命兒輩於祖筆一卷中檢

先大父緘齋公禱告藥皇誓疏底稿讀之怦怦心動嗚呼以慈悲爲命脈以神明爲監史以忍辱爲安貧之極致以種德爲詣謀之首務苟非深明於天人相與之微有能如是之憂勤惕厲者乎東老矣幸食舊德以迄於今綿及曾元識字讀書皆先人之賜也謹錄一通俾兒孫朝夕觀省相與動心忍性溫溫懦懦無忝所生是則予小子之責也夫孫岱東百拜

謹識時年七十有三

此篇誓疏雖非講學之文然惟有此實心斯有實學則是此心亦吾醫所宜取講也雲林先生之後迄今五世矣不僅良醫代出抑且書香相繼安知非此存心之報哉當弁卷首以誌我儕講學之一證大烈識

葉天士

名桂號香巖世居閩門外下塘所著溫證論治二十則乃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

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辭多佶屈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爲條達前後少爲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

溫證論治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胞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化熱最速未傳心胞邪尙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氣故云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加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痺於上清竅

爲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熱雖久總在一經爲辨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燥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速透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玉女煎輕則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病雖未及下焦每多先自膀胱此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

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即成脫症此時宜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氣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爲氣脫之症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留邪三焦猶之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症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有戰汗之門戶轉瘡之機括也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

汗之可也到氣纔宜清氣乍入營分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是也至入於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是也若不循緩急之法慮動手便錯耳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如法應清涼用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過涼蓋恐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便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烟雖熄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漫然而進也又有酒客裏濕素盛外邪入裏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

在利小便較之雜症有不同也

再論三焦不從外解必致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惟傷寒熱邪在裏劫燥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大便硬乃爲無濕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體院在腹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若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脘中痞痛宜從開泄宜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又

有舌上白苔粘膩吐出濁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爲脾瘅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佩蘭葉芳香辛散以逐之若舌上苔如碱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募原達出矣

再舌胎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疎散之若薄白而乾者肺液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爲上者上之也若苔白而底綠者濕遏熱伏也當先泄濕透熱防其即乾也此可勿憂再從裏而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即乾神不昏者宜急養正微加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潰不可救藥矣

前云舌黃或濁當用陷胸瀉心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

形濕熱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其臍以上爲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表症必無或存十之二二亦須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藥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爲満或寒濕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又當以別法治之矣

再黃胎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養之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澤者胞絡受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數日或

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即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爲症也

再論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血爲要色絳而舌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劫爍津液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其有舌心獨絳而乾者亦胃熱而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尖爲津乾火盛之候矣舌尖獨絳而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腑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爍津急用涼膈散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慎勿用血藥反致滋膩留邪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薰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

加芳香逐之舌絳而抵齒難伸出口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
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舌絳而有碎點黃白
者將生疳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
不鮮乾枯而痿者此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黃天冬等
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
捫之潮濕當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否則瘀血
與熱相搏阻遏正氣遂變如狂發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
毒衝心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

舌若淡紅無色或乾而色不榮者乃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
當用炙甘草湯不可用寒涼藥

再有不拘何色舌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濕盛也或有傷痕血跡者必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於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慎不可忽視如口渴煩熱而燥者平時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若不渴肢寒而潤者乃挾陰病宜甘溫扶中此何以故外露而裏無也

舌黑而滑者水來尅火爲陰症當溫之若見短縮此腎氣竭也爲難治惟加人參五味子或救萬一舌黑而乾者津枯火熾急

急渴南補北若黑燥而中心厚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瘟疫病初入募原未歸胃腑
急急透解莫待傳入而爲險惡之症且見此舌者病必見凶須
要小心凡癰疹初見須用紙燃照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
之上者爲斑或雲頭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而不宜
多見按方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
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春夏之間溫病俱發癰疹爲甚如淡紅
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此非虛斑即屬陰斑或胸前微
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此陰盛格陽於上當溫之若斑
色紫而點小者心胞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斑黑而光亮者
熱毒極熾雖屬不治然其人氣血充者依法治之或有可救若

黑而晦者必死黑而隱隱四旁赤色者乃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而可救者又有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恆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之時宜神情清爽方爲外解裏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勝邪而內陷或胃津內涸之候矣

再有一種白瘡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濕熱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若未至久延氣液尙在未傷乃爲濕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枯白如骨者多凶氣液竭也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爲腎之餘齦爲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走於此處病深動血結癥於上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陰血色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

爲主陰血若見救腎爲要然豆瓣色者多險惟症尙不逆者猶可治否則難治矣此何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證見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泄衛透汗爲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爲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處轉潤爲妥若咬牙齧其一者濕熱化風瘻病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咬牙而脈症俱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也此何以故虛則喜實也舌木不縮而硬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卽欲作瘻症用酸物擦之卽開酸走筋木來泄土故也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而濕濁用事多死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不痛者爲龍火內燔齒焦無垢者

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劫也當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腎可也

再婦人病溫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恐邪來害姪也如熱極者有用井底泥及藍布浸冷覆蓋腹上等皆是護胎之意然亦須看其邪之可解而用之如血膩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可固執仍宜步步保護胎元恐正損邪陷也至於產後方書謂慎用苦寒恐傷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症用之亦無妨也不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况產後當血氣沸騰之際最多空竇邪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於血室少陽傷寒言之

詳悉不必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所陷熱邪參棗以扶胃氣因衝脈隸屬陽明也此惟虛者爲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杏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氣滯加香附陳皮枳殼等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譖語如狂之象與陽明胃熱相似此種病機最須辨別血結者身體非若陽明之輕便者何以故耶陰主重濁絡脈被阻身之側旁氣竇連及胸背皆爲阻窒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痺痛即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欲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此方大有巧妙

焉

陳獻傳

名嘉深號誠齋長洲
庠生住虎邱山塘

人身一小天地論

造化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陰分陽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陽生於子極於巳而一陰來姤陰生於午極於亥而一陽來復震爲長男屬火生於寅胞胎在巳巽爲長女屬水水生於申胞胎在亥巳亥爲天地之門戶陰陽之根本也人稟健順之德以生五行之氣隱於五臟見於六腑呼吸卽陰陽運輸也津液卽雨露灌溉也光澤卽花木榮繁也耳目卽日月晦明也人身一小天地信哉善觀脈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

求可以意會可以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順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正反之則病實則氣入虛則氣出氣實則熱氣虛則寒治之若何溫涼各隨其候補瀉各有其宜無虛虛無實實無太過無不及上應天光星辰象緯下副四時五行貴賤以明三部九候以察八正八風陰陽升降配天象地之說是在神悟靈機心識微妙者矣

顧雨田

名文
煥號西疇
學生
世居南城
下

書方宜人共識說

國家徵賦單曰易知良將用兵法云貴速我儕之治病亦然嘗見一醫方開小草市人不知爲遠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細小者又有一醫方開蜀漆市人不知爲常山之苗而令加乾漆者凡

此之類如寫玉竹爲萎蕤乳香爲薰陸天麻爲獨搖草人乳爲蟠桃酒鵠糞爲左蟠龍籠心土爲伏龍肝者不勝枚舉但方書原有古名而取用宜乎通俗若圖立異矜奇致人眼生不解危急之際保無誤事又有醫人工於草書者醫案人或不識所係尙無輕重至於藥名則藥鋪中人豈能盡識草書乎孟浪者約略撮之而貽誤小心者往返詢問而羈延可否相約同人凡書方案字期清爽藥期共曉再如藥引中生薑常寫幾片燈心常寫幾根竹葉橘葉常寫幾瓣葱管荷梗常寫幾寸余謂片有厚薄根有短長瓣有大小寸有麤細諸如此類皆須以分兩爲準又煎藥宜囑病家各藥各罐勿與他人共用恐彼煎攻尅此煎補益彼煎寒涼此煎溫熱譬如酒壺泡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

此說偶見於顧體集中竊以爲先得我心故亦摘而贅之

成都呂司印

吳醫彙講卷二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成都謝嘉靈勤吾叅校

渝江白昭煌潤生藏書重印

德陽蘇經權矩廷叅校

薛生白

名雪

號號一瓢兩徵

鴻博不就所著

詩文甚富又精於醫

葉天士先生齊名然

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下先生

不屑以醫自見故無成書年九十而歿此自講雜紀今

令曾孫東來所述東來名啟潛字應枚住辦蓮巷卽承

業祖

在易先天圖三在上在南後天圖三在下在西北與內經之旨正合體用互呈生成供著人身一小天地豈不信哉繫辭釋先天圓圖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數往者順卽後天之用五行相生之謂內經人壽可得百年之說也知來者逆卽反五行之相尅者爲相生軒岐治病之秘旨也從後天圖經逆到先天圖位

便是金丹大道攢簇五行作用余嘗言人須到得半個神仙身
分方當得起名醫二字實非浪語

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症醫者絕無把握方藥雜投枉不
少要得其總訣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
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

讀素問耳兼心腎與靈樞台看則又兼肺可見每竅皆兼五行
如天地之互相入者

喻江西才宏筆肆專以大言欺人惟論溫則自呈敗缺不少人
不知其牽混也溫瘟二症絕無界限使後學亦往往混讀而不
甚分明余故於此三致意焉

長沙夫子用阿膠何曾云炒後人畫蛇添足耳阿膠之用專爲

濟水伏流也炒之濟水何在哉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表之熱寒之用裏之寒熱之體言熱病本於寒寒既病而爲熱矣則體用皆熱也漢之文法如此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手少陰脈盛是宜妊子之象及笄之子亦有之者過此不得亢極爲病比比然也若陰搏陽別已有子也一句虛看一句實看方是女子尺脈常盛寸脈常虛此言陽別者猶云與平日之脈有別至是而寸脈亦覺洪滑故云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

內經夢事雖分臟腑陰陽大要總繫心肝兩臟爲主何也未有神魂靜而夢寐顛倒者也

唐立三名大烈號笠山一號林燈長洲庠生
選授蘇州府醫學正科住臨頓路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辯

此節諸家註釋皆隨文敷衍惟尤在涇以酸入肝以下十五句謂疑非仲景原文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再用之意可見矣烈謂在涇所云註脚之說可稱千古隻眼惟是此節專爲治未病而設補用酸三句非皆肝虛之治兼出實脾之法蓋言肝若虛者用酸補之若實者用焦苦補火以助土甘味直益其土也酸入肝三句與上三句針對尙可爲上三句申明其義可毋謂之謬註脾能傷腎以下十二句無論補脾以傷腎縱火以燦金

然後使肝無伐獲益者少受傷者反多已屬不經且於治法亦隔四臟迂迴極矣更脾得補而生肺金來尅木僅隔二臟脾土勝而尅水少於涵木亦隔二臟忘其近者而以迂遠之說強爲穿鑿謬註顯然况凡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者傳仇而虛者不傳故治肝虛者直補其肝以禦外侮治肝實者先實脾土以防滋蔓此正治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再用之二句愚見亦以爲謬註刪此十四句則下文虛虛實實等句一氣貫穿矣

辯金匱繫飪之譌

金匱第十三節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之下魏柏鄉諸本作繫飪之邪徐忠可諸本作繫飪之邪醫以繫字

讀作穀字者居多以致金匱心典竟作穀飪之邪矣蓋因梅誕
生字彙無此檠字而飪字註云麵裹屬故誤以穀字配之而爲
難化之物也考康熙字典檠字註云讀與馨同卽以金匱檠飪
之邪句實之按飪爲烹調生熟之節則此句當作馨香可口過
食之而停滯應讀檠音飪爲是以檠讀穀以飪作飪及竟作穀
飪者皆非也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二陽者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也其病發於心脾蓋因思爲脾
志而實本於心其始也有不得於隱曲之事於是思則氣結鬱
而爲火以致心營暗耗既不能下交於腎脾土鬱結又轉而尅
腎是以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無非腎燥而血液乾枯也且夫脾

有鬱火則表裏相傳胃津亦涸大腸爲胃之傳道故併大腸而亦病也此二陽之病當以燥火之證言在胃則爲消爲格在腸則爲閉爲鞭至於胃腑既燥而脾無以行其津液則爲風消風消者火甚而生風脾憊而肌肉消削也大腸之燥傳入於肺則息奔息奔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四臟二腑交相燔灼陰液盡耗故直斷爲死不治昔王安道以腸胃有病延及心脾顛倒其說於不得隱曲之故闕而未詳喻嘉言闡發稍明亦但言其所當然而未窮其所以然故更詳之

維脈爲病論治

二十九難曰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越人但有是說而無治法後人以桂枝湯爲治可謂中肯蓋陽維維於陽屬

於衛也故爲寒熱陰維維於陰屬於營也故爲心痛桂枝湯有和營衛調陰陽之力適合比例以治也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配爲八大家論

自有軒岐越人以來著書立說者不下數百家而久推張劉李朱爲四大家者蓋以仲景首論傷寒立法立方實爲醫祖守真復以春溫夏熱立言補仲景之未備東垣詳辨脾胃內傷與外感懸殊又補張劉之未備丹溪又專論補陰再補東垣之未備各有見地迭爲補闕已有李士材論之曉暢矣而余謂言外感者張劉言內傷者李朱似乎備矣而實有未盡明之薛立齋謂之十三科一理慨外科固執成方不窮病本特發內外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痛戒寒涼多行溫補此又補丹溪

之未備而擴人胸臆者由是張景岳李士材輩著述頗行實皆立齋之餘韻也雖然內傷諸症脾胃獨詳於李氏陰陽分擅於朱薛可謂無遺蘊矣而外感風寒溫熱之外尙有夏月直受暑邪者雖潔古東垣輩以動靜分陰陽似屬近理自有張鳳逵申明傷暑之理蘊特著全書可云見老復有喻嘉言不獨從仲景書中悟出冬溫春溫伏氣爲病於千百年無人道破之書一旦揭其微義誠爲暗中一火炬更悟出秋燥一門指破內經秋傷於濕之誤可稱千古隻眼至此而天之六氣方云大備更有不關六氣而亦屬外受之疫邪諸書中雖亦有所闡發而莫如吳又可直窮變態反覆詳明此又於講求外感諸家補其未備者也其外載籍充棟縱各有可採之論可傳之方無論醇於此者

疵於彼難稱完璧卽有腹笥廣博卷帙充盈者要不及薛張吳喻四先生各開生面以補張劉李朱之闕也讀其書不敢沒其功故特以八大家推之

醫宜博覽論

病有常變治亦有常變無不備載於書中固在乎人之善於取裁也然而世人之病不獨變端莫測談非容易更有證出希奇人難習見當此時也將束手而待斃耶抑漫然而嘗試耶載籍極博奇妙不少試舉一二言之辛亥春元墓墳丁沈長觀大腸頭忽出寸許痛苦難忍乾則退落又出又落二日餘如是者三次就治於外科始有稱爲肛癰者繼則莫能治之一日赴城中王士林家求治士林曰此名截腸病出於

夏子益怪疾奇方此時尙可治之再出再落則不可救矣令以醫坐浸於芝麻油內再日飲麻子汁數盞不數日而愈夫夏子益書今已無傳不過散見於本草綱目王子留心及此其博記可知又己亥歲春有泰興縣人繆志文被訟管押驟然週身發泡流水皮隣毫無空隙卽行斃命屍屬具控奉撫臬各憲調發蘇州府審辨郡侯楊公轉行府醫學翁公查議是否毒發有無此瘡翁公以係內科請飭外科查覆闔郡外科皆無以對翁公偶過寒齋談及此事余曰曾見彭用光普濟良方載有膚瘡云建武中南陽擊虜所得與此症情形悉合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卽療數日必死等語綱目蜂蜜註中亦有是說翁卽借去此書并卽申明於內科醫生唐立

三家借得簽呈詳覆而定案於是縣差之罪得雪設使是時
苟無此書幾成冤獄矣又庚戌冬南營高姓女兩足指忽青
黑紫爛不知痛癢漸延至跗脰踝間請治於外科多人有云
脫疽者有云落腳傷寒者並有推爲冤孽症者咸稱不治及
邀葑門陸鳳翼視之云此不成爲病止服溫通氣血之劑外
用醋糟煎洗不數日可愈果如其言衆皆異之余於附近視
症聞之亦異後遇陸子詢其故答曰診其脈惟稍濡餘無病
象并問其素常裹足過緊因知此症不過血脈受寒冰凝不
運於是肌肉潰爛耳此乃切問精詳又不張大顯功殊可欽
也又丙午春有海門人王潮患病延醫張鴻林用桂附等藥
病已漸輕換醫陳若山因王潮面帶赤色身不惡寒用犀角

等味涼藥越日卽死其父王德甫毆傷陳若山身死奉臬憲
常公提至省城審辦因余有府醫學之任下余辦議余以傷
寒論少陰病裏寒外熱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通脈四逆
湯主之一條與此案前醫所用之藥相符又景岳寒熱篇云
凡真熱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病亦爲面赤燥煩等證昧者
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等語又與服犀角等藥
越日卽死相符合其爲陳若山誤治而死無疑詳覆定案於是
王德甫痛子殴醫罪得輕減又己酉歲表甥陸灌園患瘻半
年大肉盡削後變黃疽繼而兩膝腫痛大如鶴膝兩股脣膿
皆青黑痛甚而冰冷又上下牙齦紅腫形如榴子色若塗硃
日漸潰爛滿口熱如火烙舌亦紅紫而痛湯粥難下病勢可

危徧請外科圖治皆云下部陰寒上焦火亢殊爲棘手余素不諳外科亦同聲無措一日延山塘劉玉如來云此一症也名曰青腿牙疳載於

御纂醫宗金鑑如方調治而愈夫醫宗金鑑人所應讀之書也延過外科數位無人或識惟劉子知之多見其有學也卽此五病失治則死得治則生一死一生出乎醫手由是觀之書可不覽哉覽可不博哉司人性命者豈僅粗知經絡藥性脈訣湯頭遂可云勝任哉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傷寒一症頭緒繁多自仲景立法立方以來叔和編次無已註釋理蘊爲之一顯迨後續爲註釋者不下數十家互相訾

詆殆無底止余謂數十家中吳蒙齋之指掌固爲捷徑雖李士材亦以爲善然而奧義深微末由叅究方中行起而條辨洵爲卓識程郊倩拾其唾餘徒滋浮衍柯韻伯立言雖暢不免穿鑿至如張路玉周禹載諸君詮發各極精詳又或嫌其叢蔓獨有喻氏之書膾炙人口者以其繁簡得宜通乎衆耳然以尤在涇先生貫珠集較之則又逕庭矣即如首篇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洩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症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立爲正治法權變法幹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辯法雜治法等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古來未有何其金匱

心典梓行於世并採入

御纂醫宗金鑑而貫珠集一書尙未傳播良可惜哉至於變通其法而云今昔異宜者如陶節菴高鼓峯輩雖亦代有傳書而莫如戈存橘之補天石爲最舉凡四時感症無論正傷寒類傷寒分條辨治各極其妙可謂博而詳詳而約矣其書板廢之後莫之再錄者余實不得其解欲將戈尤二君之書合鐫行世一則由證以立法一則由法以辨證相爲經緯瞭如指掌竊以爲凡屬感症止須讀此二書思過半矣無如力不從心因循未鏤今老矣有志而不逮矣爰紀數語以俟諸同學或有意見相同者否

妊娠陰脈小弱論

內經言手少陰脈動甚謂之有子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曰動曰搏皆有力之象也而金匱復以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者爲妊娠二說何其相反耶蓋內經所云者一謂手中之少陰腎脈血聚氣盛故脈動一謂陰得胎氣而強故陰脈搏指而陽脈反與之有別此皆於三月之胎診之始驗其金匱所云者謂下焦之氣血驟爲胎蝕暫似有虧故脈小弱此惟於兩月左右驗之過此則不然矣是以下文有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句由是觀之二書似反而實同也然更於千金所云初時尺脈微小呼吸五至三月數之語合而參之斯得圓通之妙焉

讀書十則

有小序

嘗讀喻西昌書有曰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無方之書全不

考究有方之書奉爲靈寶云云可知吾儕之學問全在乎無方之書爲根本也然而興墳具在蘊奧良多何以考之何以究之哉聊紀數則以爲引伸之鑒

讀書須看反面

丹溪曰方書瘦胎飲一論爲湖陽公主作也予族妹苦於難產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黹構思旬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令其有孕至五六月遂於大全方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兒甚快烈按同一難產而有虛實之別補氣之方反從瘦胎飲悟出故凡前賢議論必明其正義又必於反面構思方不爲其所囿可見讀書不可

獨泥於正面也

讀書須悟對面

趙養葵水火論曰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獨曰水生金夫肺出氣也腎納氣也凡氣從腑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原也母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益火之源肺向水中生矣烈按水生金乃金生水之對面也世人但知其一面而不知又有彼一面凡此之類自在人善悟之耳

讀書須識正旨

素問通評虛實論曰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吳鶴皋註云身熱則血敗而孤陽獨存故死烈按腸澼便血之身熱有三一則表邪下陷於陽明藥中加葛根胃氣得升

即愈一則陰盛格陽雖爲危候亦有用溫藥而得生者惟陰氣已竭之身熱於法不治吳鶴皋但註得孤陽獨存可知陽陷與格陽不在此例也苟使泥於吳註幾疑此症惟有孤陽獨存矣并疑凡身熱者皆死矣故曰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叅

李念莪腫脹論引內經實脹四條虛脹二條寒脹三條熱脹一條又五運六氣各有腫脹然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三者烈按今醫之各有所偏者因看書時不能參考異同以致囿於一說遂爲成見張路玉醫通凡例曰從古立言止就

一端而論誠哉是言也故引此以爲讀書必須彙叅之法

讀書須立主見

景岳全書關格門歷引經文而曰關格一證內經本言脈體以明陰陽離絕之危證又歷辯越人以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及仲景叔和東垣等以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之非而獨創論曰人迎察六腑之陽氣口察五臟之陰人迎盛至四倍以上此孤陽獨存故曰格陽格陽者陰格於陽也氣口盛至四倍以上此元陰無主故曰關陰關陰者陽關於陰也若人迎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且大且數此陰陽相離故名關格也總由傷腎傷精陽不守舍雖與勞損症不同實即勞損之別名也烈按關格二字諸先哲久已

相傳爲下關上格矣一旦獨闢爲陰陽離絕之脈證不囿於相傳舊說觀此可以開我儕自立主見之一助

讀書必須隅反

王損菴曰內經言緼瘧在臟者止以風寒中於腎言單瘧者止以肺素有熱然冬令之寒既得以中於腎則其餘令氣之邪又寧無入客於所屬之臟者既肺本氣之熱爲瘧則四臟之氣鬱而爲熱者又寧不似肺之爲瘧乎此殆舉一可以三隅反也烈
按內經止說得冬令之寒而損菴即於冬令推到春夏秋令氣之邪內經止說得肺素有熱而損菴即於肺臟推到心肝脾腎可見讀書貴乎隅反不可固執一說也

讀書須善比例

喻嘉言治金鑑一案曰觀其陽症陰症混在一區與兩感傷寒無異仲景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曰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而愈烈按春溫之症本無兩感嘉言以其病情同於兩感而即以仲景之方比例治之眞所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也今人奇疾甚多治法宜從權變故引此以爲比例之法

讀書須剔錯處

王安道內傷餘議曰東垣內外傷辯有曰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也又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溫能除大熱耳按陰火二字靈素難

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又勞者溫之所以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以待其真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正與此同今東垣謂宜溫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爲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爲內經所云而徧考內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烈按東垣乃醫賢中翹楚尙有舛錯內經之處况其他書哉讀書者豈可苟焉從事哉故引此以爲一鑒

讀書須汰衍說

張會卿曰瘧疾一證內經言已詳盡後世議論煩多反滋疑貳茲舉陳氏三因之說以見其概如內因五臟之瘧在內經所言不過爲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七情所傷也再若不內外因或

以瘧邪亂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豈鬼祟果能爲瘧乎至若胃瘧既云飲食明是內傷且凡先因於瘧而後滯於食者有之未有不因乎外邪而單有食瘧者也陳氏之說既以三因立論故不得不敷衍其說不知影響之談不但無益而且亂人意見烈按此類之衍說甚多如士材之診家正眼每脈中必以寸關尺爲主病甚至將遲數之脈亦復分之而云寸遲上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夫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以爲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敷衍其說也諸如此類不可爲其所惑

讀書須辯訛字

喻嘉言秋燥論曰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誤傳傷燥爲傷濕

解者竟指燥病爲濕病遂至經旨不明烈按此一字之訛而有毫厘千里之謬諸書中傳寫訛字頗多讀書者自須具眼

吳醫彙譜卷三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成都謝嘉靈勤吾叅校

渝江白昭煌潤生藏書重印

德陽蘇經權矩廷叅校

孫慶增

名從添號石芝常熟人遷居郡城葑溪年七十六歲歿於乾隆丁亥所遺石芝醫話今令姪孫名森字天桂節

梓錄付

石芝醫話

人之生命天氣最急地味次之二時不呼吸絕天氣而死七日不飲食絕地味而死其緩急可知也保命當先納天氣以接元氣食地味以納天氣素問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人身之否泰與易理相同地天則泰天地則否耳兩竅目兩竅鼻兩竅合爲坤象鼻之下人之中也口一竅前陰一竅後陰一

竅合爲乾象頭至唇不動地道也口至足皆動天道也頭之上天足之下地人身上下合之故能中立逆之則泰順之則否理所當然人自不察耳

人身前面可動者陰用陽也後面不動者陽用陰也故曰前抱陽後負陰

西洋自鳴鐘以比人身氣血之周流最爲切肖

水不升爲病者調腎之陽陽氣足水氣隨之而升火不降爲病者滋心之陰陰氣足火氣隨之而降則知水本陽火本陰坎中陽能升離中陰能降故也

火上浮則右尺虛不獨腎寒尺虛食下行則右尺大不獨腎虛尺大蓋以命門大腸同居於下也

氣之性善升而易散育與固養氣之妙法惟靜存守中善養氣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與溫養血之妙法惟運動調中善養血者矣

臟病入腑卽愈惟咳嗽症入腑卽危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胃傷則飲食不進故也

經寒絡熱者溫經清絡絡寒經熱者溫絡清經但經直絡橫溫甘通經辛香通絡爲別

傷於情志和肝開心醒脾解鬱爲主然必緩治用輕藥漸可向愈重藥則反傷胃陽元氣不復血氣耗散矣

口授丹方無不誇張效驗而又藥物輕賤便於採取故人樂於聽聞不辨病之陰陽表裏淺深虛實漫以試之禍不旋踵者多

矣鄉愚之人往往蹈此哀哉

看病認不眞切則靜坐思之總於望聞問切四者中搜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於疑惑而勉強投方竊恐誤人性命也

傅學淵

名存仁號約園國學
生住葑門外狹河

管見芻言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時之正也而風實應之凡治感冒取用表散自宜隨時制方若應熱反涼病隨時變施治尤貴圓通至久晴久雨燥濕異宜臨症更宜留心不可概執常例

凡外感病挾食者頗多當思食爲邪裹散其邪則食自下若雜消導於發散中不專達表胃汁復傷因而陷閉者有之至若風

多挾暑濕寒或挾燥火或惱怒或勞倦或房事及肝氣宿瘕諸
血症皆外感病之不無有挾者所貴隨症制宜斟酌盡善庶無
差誤也

凡內傷病損上損下損及中州在氣在血在腑在臟用藥補救
宜專任宜的對無論已設或挾有外感最當留心補膩即不可
施當以輕劑調停庶不致粗疎誤事其有上損宜治下下損宜
治上或砥柱中流或作隔二隔三之治古人具有良法可師不
敢多贅

病變無常方難執一然無定之中自有一定之法此即中無定
體隨時而在之道也蓋離規矩不可以爲方圓執規矩亦不可
以爲方圓每見前人用古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或採取其一二三

或減增其一二得心應手方推能事

君臣佐使制方自有定法然品味不可拘泥陸清獻曾論仁義禮智信隨時迭相爲用比之醫家之於君臣佐使也有然即如參苓朮草四君子隨症從宜因時取用當亦如十二律之旋相爲宮也

寒熱溫涼有一定之藥無一定之治入腑入臟或補或攻其氣味與性不可不細按也故有正用亦有反用有獨用又有兼用併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如用寒可以治熱反用可以入寒獨用寒而熱可除兼用寒而熱可制微行消導大可和中稍藉清滋自能表汗隅反焉而取資無盡矣

外感內傷爲證治兩大關鍵然去其所本無復其所固有兩言

可盡之也蓋六淫外襲身中氣血日失和平一切外感有餘之症有須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其所本無也若七情受傷腑臟有損身中氣血日就虧耗一切內傷不足之症有須滋填培補之治皆是復其所固有也讀古人書須識其補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抵觸即是互相闡發處所貴多讀多看融會貫通由博反約以求理明心得臨症無望洋之苦是已若好爲指摘棄瑜錄瑕殊失欽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執成法頭痛醫頭尋方覓藥一切無方之書置之高閣此又孟浪之流不足與語斯道者也

江朝宗

名誠立住平江路

核骨踝脛喘踹辨

靈樞經脈篇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

汪諷菴註核骨俗名孤拐骨足跟後兩旁起骨也按張景岳曰核骨卽足大指本節後內側圓骨也滑氏言孤拐者非李士材亦宗之當以張李之註爲是汪註未確論詳下節

上內踝前廉

汪註脛兩旁內外曰踝 按字彙踝字華上聲俗有從其便者卽從旁讀作果音諺云足果骨當卽此字孤拐骨亦卽此也汪註以踝爲核骨而以脛兩旁爲踝夫脛者膝以下至足之總名俗名小腿者是也與俗名大腿之股相配是四肢中分出之四大名曰上肢曰膊曰臂下肢曰股曰脛也故皆從

丹若踝者近足之突骨也故從足若曰踝在脛下則可而謂
脛旁卽踝未可也

上膾內

按膾字張景岳類經及汪訥菴類纂李士材知要皆刻從足
類纂註先曰蹠音短足跟也又曰一作膾音善足肚也此因
誤刻從足故其言岐疑無定類經與知要皆註足肚曰蹠此
註不誤而字之從足者皆誤刻也按從足之蹠字考諸字彙
字典玉篇皆曰足跟也脈由大指而上內踝已交於脛自此
上行則在脛中矣豈有反下入足跟之理哉若入足跟當用
下字不當用上字而曰上蹠內矣故知其誤刻從足也

循脛骨後

統繹四節自核骨而上踝自踝而上膕自膕而循脛骨後可知踝在膕之下而脛不在膕之下矣欲明經脈必當明其部位雖分寸不得混淆也

唐迎川

名學吉號載張吳縣醫學訓科住西城橋

爛喉丹痧論

近來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復不少世人因方書未及治亦無從措手或云辛散或云涼解或云苦寒泄熱俱師心自用各守專門未嘗探其本源按仲師金匱書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主之之文細繹其義實與此症相類何會心者之絕少耶惟是升麻鼈甲湯蓋以升麻升透厲毒鼈甲泄熱守神當歸和

血調營甘草瀉火解毒正內經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旨而內有蜀椒雄黃似當加於陰毒方中或因傳寫之訛耳一轉移間則於陽毒陰毒之義尤爲貼切而人之用之者亦鮮疑畏矣今如遇此丹痧一證常於經義詳之毋謂古人之未及也不揣愚陋用敢質之同人

臟腑受盛辯

讀難經四十二難有臟腑之長短輕重廣狹受盛之數余竊以爲未必然如人輕重長短不齊飲食多寡不一即可類推也卽長短尚有以中指屈曲而取中節之郢角以量之論而受盛水穀之升合迥然各異可見吾儕看書要在圓通活潑未可拘泥成說也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閱景岳新方中於大溫中飲方下有從補血之散雲騰致雨之妙仲景猶所未及旬竊謂傷寒方中仲師用炙甘草湯有桂酒地麥膠麻之品非陽根於陰汗化於液雲騰致雨之妙乎不可謂其未及也

論柴胡

按柴胡爲少陽藥者因傷寒少陽證之用柴胡湯也夫邪入少陽將有表邪漸解裏邪漸著之勢方以柴芩對峙解表清裏的爲少陽和解之法而柴胡實未印定少陽藥也蓋以柴胡之性苦平微寒味薄氣升與少陽半表之邪適合其用耳乃有病在太陽服之太早則引賊入門若病入陰經復服柴胡則重虛其

表之說此恐後人誤以半表半裏之品爲認病未清者模糊混用故設此二端以曉之也不觀之景岳新方中諸柴胡飲柴芩煎柴胡白虎煎諸方信手拈用頭頭是道是誠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再古方中有逍遙散之疎解鬱熱歸柴飲之和營散邪補中益氣湯之升發清陽提邪下陷疎肝益腎湯之疎肝清熱養陰透邪其妙難於僕數何至重虛其表乎余於風邪初感之輕症及邪氣淹留表熱不解之久病用之並臻神效奈何將此有用之良品拘泥成說而畏之卽用亦準之以分數竟至相沿成習不得不爲之置辯

論犀角升麻

按朱南陽有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以其同於一透也朱

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懸殊爲辯余謂尙非確論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於清一重於升其性不同其用自異未嘗聞有異而可代者也若夫風寒壅遏疹點未透者斯爲升麻之任而溫邪爲病丹斑隱現者又係犀角之司如以升麻爲代其肺氣熱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營分熱者必致吐血輕亦頴宣其誤若此豈可代乎又角生於首故用爲透劑二允以爲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辯余非敢輕議前輩實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詳論之

辨紫茸之僞

痘科所用紫茸即紫草之嫩苗也活幼新書云紫草性寒小兒脾實者可用脾虛者反能作瀉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陽氣以

類觸類用發痘瘡今人於前四朝涼血利竅則用紫草若痘局
佈齊後改用紫草以血熱未清於涼血中兼寓升發之義也今
肆中所用色紫而形如松膏者乃係洋內樹脂與紫草茸迥異
醫俱不察而用之不可不急爲之辨

辨鬱金之誤

鬱金一物出於川產野者色黑不可多得其川中所種者皆係
外白內黃即令人誤呼爲薑黃子者也至肆中所用川鬱金乃
莪遠中揀出莪遠之子因其色黑與川中野鬱金相似而混之
也醫俱不究反以川中種本之黃鬱金謂廣鬱金或謂薑黃子
殊堪捧腹余於弱冠時入川即曾深究此品當以種本之外白
內黃者爲是勿泥薑黃子之說而廢之

周思哲

名桂
香林號

大豆黃卷辯

大豆黃卷古人罕用本草載其性曰治濕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益氣宜胃破婦人惡血除胃中積熱消水氣脹滿即金匱虛勞門薯蕷丸於氣血並補方中佐之後之著方解者有宣發腎氣之論亦未謂其發表也近來誤作表藥者其故何歟蓋因吾吳人喜服輕方而昔之治病俱於醫家取藥有云馬元儀先生預用麻黃湯浸豆發藥凡遇應用麻黃者方開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渠得藥投中病曲以兩全此心亦良苦矣後醫不明細底竟認豆卷與豆豉同類公然影射作爲表劑但肆中豆卷豈亦有麻黃湯浸發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論之豆得水而發藥或

能些微宣濕亦不能爲通用表藥也若用二三錢之豆卷即可
表汗世人以此爲蔬菜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陽耶一笑

瘟疫贅言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
吳又可論之詳矣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旣由
口鼻吸受肺爲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
所畏每見此症之身熱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
有徑入心胞者所云厲氣無非鬱熱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
字未嘗區別蓋亦有見乎此耳况所云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
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爲
鬱熱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

非熱毒之明驗乎至於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嗽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徵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效余於治痢方中加以貫衆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取效此亦熱毒之一驗也合併志之

蔣星墀名廷秀號沁如吳庠生世居飲馬橋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丹溪論陽有餘陰不足所謂陽者相火也景岳駁之謂陰有餘陽不足而著相火以位之辨各樹旗幟幾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嘗舉二者參之丹溪大旨根周子主靜立說謂相火一動則五志厥陽之火並燭煎熬真陰故東垣目爲元氣之賊此論相火

二字專從後天之變動者言與景岳之主命門有源流之別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褚氏趙氏人生先具命門及相火行陽二十五度之語叅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蓋靜而守位者此相火靜則溫養動而无方者亦此相火動則燔灼譬之天與日太陽之火也雖烈而不能焚物以陽燧取之不過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故景岳之說日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丹溪之說日而火也飛走狂越莫能禦之今將指日爲火固失之而指火爲日亦豈云得乎陰陽應象大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與少之別即兩家宗旨所分故必合兩家所論義始完備若偏執一說於道失之

升降出入說

卷三

十

麗齋樓藏書之一

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嘗謂傷寒所論傳經即是出入精義蓋正氣之出入由厥陰而少陰而太陰而少陽陽明以至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令韶張氏謂之逆傳養葵趙氏謂之鬱證即此義也故開闔樞三者乃其要旨夫分言之爲出入爲升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東垣脾胃論浮沉補瀉一圖以卯酉爲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考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芩澤等法實即發源於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以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總無以異耳王氏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往來之氣

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蓋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人不見氣如魚不見水上下九竅外而八萬四千毛孔皆其門戶也氣爲之充周而布濩雖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陷者有入而無出下陷者有降而無升此升降出入四字爲一生之橐籥百病之綱領

寸口趺陽緊脈不同

詳考傷寒論中寸口之緊與趺陽之緊雖同曰緊而義自各別蓋緊見於寸口是客邪所致之病脈緊見於趺陽趺陽是胃之本脈平脈篇云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又云趺陽脈沉而數沉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夫緊則爲寒數則爲熱旣曰數又曰緊不幾寒熱混淆歟盧子繇疏云緊則爲寒爲其嫌於無陽

蓋此寒字非寒邪之寒針對陽字而言乃是形容無陽意思無陽者無胃脘之陽也即所云知陰常在絕不見陽意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以尺脈言是腎陽此以趺陽言是胃陽人以胃氣爲本故診趺陽須知遲緩診寸口當求濡弱皆胃陽敷布之象即經文無胃氣曰死之要旨耳至於寸口脈浮而緊寸口脈陰陽俱緊此緊字以寒邪言細參之要自有濡弱者在所謂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爲五臟六腑之主脈之骨也不得與趺陽之緊混同而論

中腑中臟辨

病機機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腑臟二字實是指經腑言腑無汗法入臟亦豈有下法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

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此臟宜
補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長沙三百九十七法邪歸中土乃可議
下其少陰急下三條指轉入陽明腑證者言仍是土鬱奪之之
義如已臟真失守而復瀉之是虛虛也古於汗下之法禁例綦
嚴豈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觀其論中腑曰脈浮惡風寒則明
是中經論中臟曰大便秘結則明是中腑辨名正誤庶於立言
之旨有合云

通中氣口火要急走腹中氣急走腰
腰急走足太陽經急走脾中氣急走脾
脾急走太陰經急走肺中氣急走肺
肺急走大衛而竅氣之氣脈急走大經
大經急走三焦督脈入胸膜而急走心包
心包急走肝膽急走脾急走腎急走膀胱
膀胱急走大衛急走大經而不急走胃而急走

吳醫案講卷四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成都謝嘉靈勤吾叅校

渝江白昭煌潤生藏書重印

德陽蘇經權矩廷叅校

沈受益

諱謙號牧菴儒而以醫聞縉紳先生常詩文往來當道

亦多契合然非治病不輕入室生三子長笠舫業儒兼

通醫學府庠歲貢生選卓雅集行世次悅庭考拔吏目

以醫聞次澹所吳庠生贈修職郎溧陽縣學教諭有

友晉閣帖行世長孫旭岑芸齋並登科甲次箬耜國學

生好醫未嘗釋卷而不臨證次丹山實夫暨曾孫思劬

於維祥俱業醫先生年六十四歲歿

雍正壬子世居葑溪烏鵲橋東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間日月星辰之周流循環而不息者有南北兩極以爲樞紐二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星動而極不動動主於靜也靈樞五十營篇曰人經脈上下左右

右前後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一呼氣行三寸一吸氣行一
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
水皆盡脈終矣夫人之營衛運行無極以統之焉得常閑不休
心主與命門即人身之南極北極也心者神之舍也神藏不露
而無爲五藏六府之運行莫不以心爲君主故經言主明則下
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心之元神即天之南極也命門一點爲
生氣之原藏於兩腎中間以爲十二經脈之根本必須鎖鑰閉
固即經所云陰平陽秘精氣乃治腎之元氣即天之北極也天
之南極八地三十六度而位乎南下爲陰而南爲陽居陰位之
陽也人之心君位乎腹之上腹爲陰而上腹爲陽亦居陰位之
陽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位乎北上爲陽而北爲陰居陽

位之陰心入之命門位乎背之下背爲陽而下爲陰亦居陽位之陰天之二極對待以爲中樞而後運行不息人之心君與命門亦必神氣相合而後營衛得以周流不息顧靜者動之根也心爲十二官之君主而主乎靜定命門爲十二經脈之根本而主乎祕密是卽兩極之居其所而不動也

命門脈診辨

張景岳三焦胞絡命門辨云命門爲陽氣之根故隨三焦相火之脈同見於右尺按命門居兩腎中間卽人身之太極乃陰陽之根底旣爲陽氣之根亦爲陰氣之根景岳眞陰論云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精論理並無偏倚及至論及脈位則但將右尺以候陽氣之根將謂左尺不可以候陰氣之根

乎將謂陰氣之根亦於右尺診之乎將謂命門但候元氣不必
候其元精乎此景岳之偏於溫補其誤即在於此所謂差之毫
釐者也按命門原氣稟於有生之初得父母之兩神相合而化
形如露珠之一滴升於丹鼎之上以爲生身立命之根天地陰
陽五行之精亦即妙合於是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此而生不
可以言水火并不可以言精氣乃精氣神三家會合而始成此
一點莫可名言而曰命門指人身有生之根天之所命而名之
左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之謂歟命門一點藏
於兩腎中間以運行陰陽之氣全藉腎中陽氣陰精以爲之養
在有生以前則精氣生長於命門在有生以後則精氣之生於
命門者命門反須精氣以養焉精氣不足猶可峻補以救之至

精氣大傷而命門生氣之原絕則非補精氣之所能挽回故言至水火精氣已屬腎陰腎陽而非命門矣夫命門爲生氣之原非特右尺不能候卽兩尺亦不能候且六部俱不能候是當以難經爲斷也八難曰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絕於內也獨是一難獨取寸口以決死生而八難言寸口脈平亦死是何其自相悖謬乎蓋寸口爲脈之大會可決死生乃穀氣之變見後天有形之可脈也生氣之原絕則寸口脈平猶死乃元神之聚散先天無形之不可脈也然則命門之絕將不可脈之而已乎

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在醫者之以神照神乃神聖之能事誠非下士之所能窺測而以右尺爲診則固知其非也

沈悅庭

諱卓士號越亭受益先生次子年五十二歲歿於乾隆壬申餘詳受益公下所遺此稿今令姪著輯姪孫思

翊維祥協
祥付梓

治肝補脾論

金匱論治肝補脾肝虛則用此法此指肝之陽虛而言非指肝之陰虛火旺而言也肝陽虛而不能上升則胃乏生發之氣脾無健運之力而水無土制腎水之陰寒得以上制心陽閼身陰盛陽衰而純乎降令則肺陰之金氣盛行肝陽之生氣愈病矣必得補土之陽以制腎水之陰寒則心陽無水以尅而火盛火盛則肺金陰氣不行不至陰肅降令從右行左以傷發生之氣

則肝木之陽氣自必暢茂條達矣右方用逍遙散治木鬱土中以宣陽氣是肝木陽虛而用治肝補脾之法者也乃後人用以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則以升令之太過者而復升之宜其有升無降而至厥逆矣蓋一陰一陽可不可以明辨哉其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如血虛宜滋水虛則補其母也火旺則苦泄實則瀉其子也氣升上逆則降氣以金制水也其與治肝補脾之法正相反豈可混治耶

沈實夫

名果之號橘園受益孫笠筋子悅庭姪國學生輯醫學
希賢錄十卷未梓年四十七歲歿於乾隆乙巳所遺此

稿今令嗣維祥協祥付梓
維祥名家熊協祥名家熙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按王太僕註四維爲血肉筋骨吳鶴臯註四維爲血脉筋骨以

是四者維持一身以計維字之義馬元臺以血脈筋骨於四字未妥因註四維爲四肢汪訏菴以王註之血肉筋骨馬註之四肢俱於代字無着因註四維爲四時諸說紛紜不一顧四肢腫而愈者甚多未可便云陽氣乃竭至血脈筋骨及四時之說又腫病中從未論及竊思四維之見素問者屢矣氣交變大論曰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折之政五常政大論曰其眚四維故王註以四維爲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位也及後世馬元臺吳鶴臯等註此二篇之四維亦俱宗王註四隅方位而說是四維當作四隅解一定而不移矣四維相代當作人身之四隅解亦無疑矣蓋言腫之起於前後左右者自此至彼一身盡腫陽氣乃壞極而無存矣四隅盡腫者卽臍突背

乎缺益乎足心乎之類是也丹溪以此二句爲衍文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亦不知爲不知之義也但無此二句則語氣未全且於義理亦未周足至汪訏菴以陽氣乃竭之竭字作壞字未知本於何人竭之與壞其義不甚遠姑置不論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王太僕註曰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闕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王太僕爲註釋之開山宋元明歷代諸家各仍其說莫不以津液即爲溲便殊不思氣化則能出者言膀胱之津液得太陽之氣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出之謂也且津自津液自液小便自小便逐字考之內經各有明文靈樞決氣篇曰腠理開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

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又曰津
脫者腠理開汗大泄骨屬屈伸不利又五癃津液別篇曰三焦
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經文津液
二字各有着實註解者不得以津液小便而莫辨矣自古以來
接內經之統以繼往開來者其惟仲景先師傷寒論乎其治太
陽病無汗用麻黃湯有汗用桂枝湯此津藏於膀胱氣化則能
出之一證也金匱用栝蔞桂枝湯以治柔痓葛根湯以治剛痓
因邪傷太陽液不養筋故助太陽之氣化以運行於皮毛以流
通津液則筋脈得以濡潤此液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又一
證也以經註經已甚明矣而仲景治法又與經旨符合則津液
之非小便尙何疑哉又水飲入於胃上升於肺以下布於三焦

者謂之水水濕壅而不通則小便不利輕爲腹膨重爲腫脹此
水在三焦而未入膀胱者也其既入膀胱以後水之上升而汗
出溱溱者謂之津所謂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也貯於膀胱而下
出者則謂之溺溺孔閉濁則爲癃秘內經之胞痺等症是也素
問宣明五氣篇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靈樞本輸篇曰
實則閉癃府則遺溺經脈篇曰肝所生病者遺溺閉癃又曰足
少陰實則閉癃竊意三焦不能化入膀胱者其病多虛故歷來
治水腫水脹者總以氣不化水爲主也因溺竊不通膀胱之內
水脹者其病多實故統觀內經諸篇癃閉則皆有實而無虛也
又按津之外出者爲汗津之內出者爲溺故汗多不得利小便
恐陰從下脫也失小便者亦不得發汗慮其陽從上脫也小便

之與汗俱爲津之所化是同出而異名者也液爲水穀之精華
卽津之流而不行隨氣以運於周身則潤皮膚澤筋骨補腦髓
聚於膀胱布於經絡宜藏而不宜出故十二官之神明等俱言
出而此獨曰藏者言津液之藏也氣化則能出者但可指津而
言也若液從溺竅而出則爲膏淋等症矣尙得謂之氣化哉

膀胱上口論

膀胱上口靈素未言有無後世衆訟紛紜或言有上口而無下
口者乃以氣化則能出之句而誤會也若無下口焉得氣一化
則遂若此通利哉是無下口之說不必論矣或言有下口而無
上口者張景岳李士材俱主是說因景岳士材之書近世風行
海內故人皆以爲無上口矣第無上口則交腸之易位而出者

糞從何處入於膀胱乎張三錫以爲上下俱有口者是矣但語焉而未詳也夫水道既從小腸下口以入膀胱則清濁不分者何獨併於大腸之水瀉人所常有而糞入膀胱之交腸患者甚少乎謬思其故必係膀胱有上口而常閉乃爲平人之常水之入於膀胱者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者也或腑氣大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熱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以致糞從小腸下口入於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矣譬如人身之外竅亦有常閉而不通者臍孔與兩耳兩乳無故則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世人皆以爲無上口者一則宗景岳士材之書一則見獸脬之止有下口也不思天地之生物各有不同者如毛蟲則五

臟俱全羽蟲則無肺而無前陰卽人身亦有不同者男子肋骨二十有四女子肋骨二十有八男子頭骨八塊女子頭骨六塊人與人尙有異焉人與獸豈無異乎

五苓散解

此治小便不利之主方乃治三焦水道而非太陽藥也素問經脈別論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方用桂以助命門之火是釜底加薪而後胃中之精氣上騰再用白朮健脾以轉輸於肺而後用二苓澤瀉運水道之升已而降其先升後降之法與內經之旨滴滴歸源復與太陽何涉傷寒論治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蓋渴爲陽

氣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則不降故用肉桂以升之二苓澤瀉
以降之而用白朮一味以爲中樞乃註者莫不以渴爲熱入膀
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熱入而復用桂朮以溫液耗津又二苓
澤瀉以滲之是熱之又熱耗之又耗速之斃矣且不渴者反不
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湯可知不渴則無需桂朮之蒸騰津液
而桂朮之非治太陽而治三焦更不待言矣有小便不通而以
桂枝易桂者此必命門之火未衰而外有太陽表症因邪傷太
陽傳入三焦故表邪未解而三焦之水道不利卽傷寒論所謂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
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是也表症爲太陽不足故用桂枝以宣
陽氣通津液於周身卽經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旨非用之

以通水道下出也裏症爲三焦之氣化不宣故用二苓朮瀉以
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夫下焦之氣化不宣則腹
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此乃水蓄於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
胱故用五苓以化之亦有用桂枝而效者因衛出下焦助太陽
氣化以運之非爲太陽腑內之水蓄也如三焦既將水氣運化
入於膀胱而不出此真太陽府內痺而不宣卽胞痺症也素問
痺論曰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溫於小便上爲
清涕水在膀胱之內是膀胱脹滿而非腹脹故按之內痛若沃
以湯其溺孔之道痺而不通故澁於小便膀胱痺氣隨太陽經
脈之行以從顛入腦故上爲清涕此真太陽本府水結膀胱之
內而非腹中膨脹之小便不利也總之水入膀胱之內方屬太

陽若水在膀胱之外腹膨滿而小水不利者此臟腑之外軀殼
之內三焦主之虞天民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也故治腹滿腫
脹之症設使一味利水則三焦之氣更不能施化而膀胱津液
爲之下竭非仲景五苓之意也

沈思劬名家暖號小隈受業於叔實夫得其傳

辯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讀素問至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節此濁氣歸心不得
其解因思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如果濁氣歸心焉得虛靈
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乎按此心字必因千百年相傳之書脾
字誤爲心字考靈樞陰陽清濁篇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又曰
營者水穀之精氣也調和於五臟灑陳於六腑又曰陰清而陽

濁又曰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夫腑爲陽臟爲陰既曰諸陰皆清則心之受清可知既曰足太陰獨受其濁則濁氣歸脾之外更無一臟再受其濁可知是濁氣歸脾經文無不印合竊以爲一字之訛敢以質諸高明

周蘊石

諱邦彥別居葑溪吳衙場園

祖氣論

夫網繪鼓蕩於天地之間者孰推行是孰發育是無非一氣爲之橐籥而已天以五行化生萬物人以五臟應之天一水也故兩腎爲先天之本天五土也故脾胃爲後天所資此東垣丹溪之論後人皆起而宗之至汪氏苓友獨主一心其言曰萬病皆起於心五臟六腑皆系於心天有日則晝夜分四時序萬物生

世有君則尊卑定貴賤明兆姓治心者君主之官也在天以日爲主在人以心爲主論凡數萬言直與前賢鼎立其嘉惠來茲豈淺鮮哉特是三家之說一指脾一指腎一指心則猶是以有形之臟體言也夫氣者形之本也人自賦形以後陽曰氣陰曰血而先天無形之氣則宰乎陰陽氣血之先修養家謂之祖氣即天地生生之氣也緯書之言曰有生皆在氣中凡夫負陰抱陽昆蟲草木之屬莫不感此氣而生故氣在則形存氣去則形壞孔子曰施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殉若皆棄之而走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何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又曰服天氣而通神明靈素之言汪洋浩瀚其要旨止歸一氣字夫涕唾津

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皆屬陰陰者死質也氣者生陽也方書中往往以血肉有情爲煉石補天之具不知吾身中生陽之氣既若存而若亡則此塊然者亦漸鄰於朽腐之鄉乃反恃此物之朽腐者以却病延年不其難乎是故治形必先治氣形特氣之宮城治氣必先治心心實氣之主宰先天之植此形者惟氣後天之帥此氣者惟心斗柄招太陽徑寸混三才三奇論之祖氣即子輿氏之言養氣求放心也古人云行醫不識氣治病從何據蓋無此冲和不息之氣則心何由而藏神脾何由而載物腎何由而爲蟄藏之本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其斯之謂歟

連珠

連珠之作肇自漢章之世義取貫珠文多假喻節短而

韻長言近而旨遠蓋詞賦之流派也前賢葛稚川論醫
用連珠文今倣其體

蓋聞天動星迴而辰極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執其中是以
位定坎離握樞紐於南北緯纏卯酉分升降於西東

蓋聞水障於土還以潰其土火生於木仍自焚其木是以植千
章之嘉樹必溉清渠築百丈之脩堤先疏支瀆

蓋聞漏滴銅壺水滑必迅灰傳葭管氣至斯飛是以虧天一之
眞脈行必速於常度定甲乙之候節令每決於先幾

蓋聞熟獸炭之盈爐煖勝三春而不能代燭龍之照焚蘭缸之
寸燼光逾四壁而不能代暘谷之暄是以鏡本非臺君以名而
離精獨炳薪傳有火相以位而泉水常溫名字借用王氏註

蓋聞陽爲陰逼不走即飛陰遇陽消非枯則槁是以蟄雷之性
激以暴雨而勃升旱魃之災沛乎甘霖而却掃

蓋聞蟲處頭而黑驟食柏而香頸依嶮而瘦齒居晉而黃是以
漸染深而變質方之異服用久而增氣化之常

蓋聞鰲山之燈名走馬旋轉於點火之光西洋之鐘號自鳴循
環於周天之度是以桃梗土偶形本氣而運行肝丑肺寅經隨
時而流注

蓋聞機引桔槔不敵尾閭之洩戕從萌蘖何假甘露之滋是以
參同契之金華難填慾海悟眞篇之首經詎起枯枝

蓋聞樹合歡於繡閣不怡思婦之顏栽萱草於蘭庭無解愁城
之纖是以七情相倚針石何施五欲交攻刀圭莫塞

蓋聞朔雪嚴風不解燎原之熱流金爍石難迴冰室之涼是以
五方之里攸分性殊寒燠六氣之中異所職別陰陽

吳醫彙講卷五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成都謝嘉靈勤吾叅校

渝江白昭煌潤生藏書重印

德陽蘇經權矩廷叅校

薛鶴山

名景福號松莊世居長春里王百穀紅梅閣舊趾闢有
春熙堂春雨樓泊乎晚年灌杞藝菊日與門弟子講貫有

輕史百家著杞菊廬記自樂天真年六十
有九子一名承基字公望趨承家學焉

痘毒藏脾經說

痘之毒當由姪婦飲食中得來曾見伍氏痘科論毒藏脾經云
飲食氣味屬濕濕本從脾胎孕賴脾氣生養母脾氣有濕熱襲
於子之脾經猶豆種土中非時則寂然不動必待陽氣外鼓萌
芽內生然後苗而秀秀而實矣且物入水則腐入木則蠹入火
則焚金堅不容物惟土受物則可久又能植物又能生實也按

此論最爲有識其云痘毒藏脾祇是太陰經氣有未純處毒字亦勿太泥卽此知古人保嬰用拭口法及硃蜜等方逐下穢糞亦非不見到者命門藏毒之說從此無容印定矣

痘出同時論

痘本天瘡其始也無不因天時驟暖氣從外洩濕熱乃蒸而爲痘譬如大人病春溫同一自內達外之象所以溫病禁汗下痘瘡亦禁汗下病痘者多則痘氣薰蒸飄泊遠近天氣通於鼻橐籥相感引動而出故證候相同而亦各隨其人之體氣爲變動治法以和其陰陽爲主而升發尤爲吃緊蓋諸瘡屬火火鬱則發况氣從鼻入在上者尤宜引而越之若毒厲深重必直行膜原擾動三焦與素有之濕熱兩相搏激阻遏氣機則當如喻嘉

言論疫之法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乃爲調劑無誤榮衛得通痘出自順務宜先達其邪而後聽其元氣之收發拓之歟之貴在行所無事而已蓋痘雖本胎中濕熱然毒不甚重惟穢惡之氣乘內氣不實而潛入者痘發乃密今種痘之法盛行而選苗不善易涉險候其明驗也故毒重者雖分別三焦以逐其邪卽宜照顧中氣以扶其正但云見痘治痘急於清解無惑乎興戶而歸矣至於必先歲氣無伐天和道理極變通極精微內經至真要大論詳列司天在泉間氣主客勝復之治法最難執一非子午火燥治皆清潤丑未濕寒治皆溫補之謂也苟能於陰陽表裏虛實寒熱標本先後之間因病施治卽於歲氣天

和之道無不合矣

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疹屬肺而達於皮毛從太陽而洩痘屬脾而達於肌肉從陽明而透其宜於溫補者太陰虛寒也異功保元所以得效其宜於涼瀉者陽明鬱熱也承氣白虎所以致勝祇因由內達外激動真氣症候似旁涉五臟非相傳也傷寒邪自表入痘瘡毒自裏出毒由太陰轉屬陽明土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灌漿收曆計日可愈故順者能自出者也險者欲出而不能自出者也逆者不得出者也然則痘瘡之首尾重陽明一經從可知矣胃爲十二經之海氣血俱多外鄰太陽爲之閭闕自能領毒出戶鼓清陽而上升務使毒火透出肌肉夫然而內火得化膿之灌漿之

養何莫非陽明融化之功乎卽如升麻葛根湯古人以爲首尾
可用深得鼓舞陽明之旨若妄執解毒之說承氣入胃刲盡眞
陰白虎下咽鏟盡元陽中土一餒後天本撥矣明者必計不出
此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是書也今人家置一編而究竟解悟者亦少夫旣云救偏原爲
爾時偏尙溫補者說法集中雖虛實並舉而虛症作賓意以人
所共知者不妨從略也實症作主意以人所未悉者不嫌縷述
也苟順口念去眼光都注定實火一邊直以痘爲有實無虛矣
又每條詳載治驗全以大黃石膏等收功然其詳述病情處甚
明無一症非身熱如火躁亂異常口膩如脂者夫身熱而曰如

火陽明熱盛也躁亂而曰異常三陽熱極也口燥咽乾亦少陰
中急用承氣湯症也建中治法原自中竅況所述痘點不曰形
色紫黯即曰按之板實可知脈象亦必滑數實大實火有餘於
茲可悟然則表症苟非壯熱之極內症苟非躁亂之極咽中苟
非乾燥之極痘粒苟非紫黯板實之極脈象苟非滑數實大之
極者斷不宜參用大黃石膏等藥矣建中未始非錚錚者即所
著瑣言亦一片婆心惜語意太責重熱毒治驗復多誇蕩滌且
又雜撰覆釜鱗座及游蠶疊錢諸名目概用寒涼攻發全不顧
慮氣血和其陰陽俾灌漿周浹以偏救偏語刺刺不能休使無
識者奉爲指歸更無隅反則建中與有罪焉嘗考吳又可論治
疫而及痘症專以承氣爲制勝之法且云諸家論痘從未言及

但知揚湯止沸不思釜底抽薪則古來小兒不死於正命者多矣此論當爲建中開山之祖顧下奪之法雖不可偏廢祇是全體中一隅古人如萬密齋聶久吾方書何嘗無三一承氣湯桂枝大黃湯敗毒和中飲等法只取數語該括救偏全部其餘按症列方變化生心未嘗印定後人眼目也效密齋久吾不得當不失爲中醫刻鵠不成尙類鷺焉效又可建中不必致殺人無算矣即又可著瘟疫論時因明季辛巳壬午之疫起見而喻嘉言寓意草又言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殣相望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多以活人更有發斑一症最毒惟用人參入消癥藥內全活者多由此觀之南昌去蘇郡雖遠或症治自當不同然安知喻氏所謂活者入又可手而不誤藥耶著書

垂後爲萬世計也病變何常而師心自用據目前得效之方自詡爲不易之法多見其不知量耳

迴瀾論

痘瘡關係生死非精於內經傷寒論者不能療一有專門則局量不闊識見不廣沿流而昧其源此道遂絕即如建中濫觴釀成今日之倒懸究其變本加厲之故因見痘初起血有熱駭爲毒火峻用苦寒逆折在爾時火勢勃勃欲出雖經冰伏尙相持不下不致入口即斃醫者遂信爲用熱無碍於是氣機鬱遏紅暈轉深培增煩熱益共信爲血熱毒重恣用寒涼以誤傳誤其弊一也遇眞險症即作危言斷以不治而按日處方尤害在手口相應到得送終病家不咎其手法之辣轉贊其眼力之高醫

者益嚙嚙自負無復變計斷決愈精聲名鵠起其弊一也病家樂聞清解之說婦嫗嘈嘈總以漏食積降火毒爲第一着苟不迎合其意即使收功後稍有咳嗽及痙瘲尙認爲未曾解毒所致歸咎前醫其或過十餘朝諸法並窮不得已加人參入清攻藥中爲江心補漏徒見氣喘胸高死後心頭猶熱無識者益悔用補之誤視同酈砒時醫深於世故務求不失人情其弊三也刻板方治通國皆然稍有異同便無聲援入附出汚顯成時局彼此互薦方同一律成固可以居功敗亦可告無罪醫道之行惟此爲噶矢矣彼惟急於道之行寧復知其術之謬况箕裘如是衣鉢如是數頁方書錦囊具在眼光本不盈尺咫更無從參悟靈機其弊四也具此諸弊種種相因禍根何知遭此巨劫謹

披肝胆吐心腹而告諸爲人父母者曰順痘本無不生之症而誤藥轉有致死之因險痘極有可生之路而誤藥必無不死之倖逆痘尙有求生之法而誤藥反爲速死之方與其誤藥毋寧不藥年來痘疹甚行比戶哭聲順而死者猶十之三險而死者已十之七幸而獲愈者非痘極稀即貧家無力延醫或兒性倔強滴藥不肯沾唇否則藥雖下咽立即嘔出如有神助求其因藥而愈者百不獲一也曾有一幼醫之女痘殤哭甚哀余笑謂之曰君當取左傳語自爲懺悔因朗誦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嗟嗟余豈好爲詬病哉亦思稍挽狂瀾爲嬰兒開一綫生路耳苟能明不服藥爲中醫之訓則全活已過半矣況由內經傷寒而精之者哉

葵菜預解痘毒說

預解痘毒萬氏有代天宣化丸但可預防天行究於內毒無涉
若餌硃砂珍珠黃連犀角兎血鶴卵之屬總因視爲慾火之毒
故專入少陰方雖新奇試多無效或塗草麻膏浴鯉魚湯欲提
毒出外亦取末舍本余究心格致獨主毒襲脾經之說又得松
槃山人筆記詳言葵菜解毒之驗按葵菜性涼滑入脾清濕熱
有功喜其言之信而有徵也今附載於後

葵一名甜菜一名女菜一名滑菜一名莙荙蓋百菜之主也
四時可種爲蔬秋種者更佳故冬葵子尤爲藥品所尙嘗閱
本草綱目李氏開載葵菜之功萬不失一而歷代流傳疑信
相半遂從菜部改入草部且因葵性寒滑恐傷脾胃不敢輕

試遂令對病妙藥棄置不用而惡毒流染坐致痿頓心甚傷
之久有此疑無從辨識十數年間廣詢博訪乃知爲甜菜無
疑間令童稚餌之雖無傷害而功效未顯未敢輕傳比年以
來數經此症盛行見不治者十有八九而嘗食此菜者百無
一失乃知相傳之訛致神功之久湮也可勝慨哉方敢形之
諸著以廣其傳嗟乎因慎重而坐令陸沉因未廣而猶然胥
溺失今不傳後悔奚及乃開列其方以公諸天下後世蓋其
寒滑者性也洩利者毒也與脾胃根本何與且未病而先藥
病受之病去本完最爲上策卽見點而後食猶將收大半之
功不猶愈於坐火觀薪者乎又豈若俗醫見危迫輒進芩連
慘均割刃者乎噫是在信不信試不試之間耳安敢以人命

爲等閑而冀其必售乎其法采此菜熟之以供蔬食愈久愈佳余所爲懇懃欵欵祈人之必信必傳者聊以追逋慢之愆而爲不可復生者志痛耳余何慕焉天啟乙丑歲三月吉旦

慈溪松槃山人姜應鱗筆記

薛公望名承基號性天鶴
山子世居長春里

擬張令韶傷寒直解辨證譜

辨表分寒熱

先提清表分

晝夜頭痛渾不了身熱脈浮邪在表病症看來似一般表寒表熱須分曉或有汗或無汗汗少汗多且莫管只就脈浮中分出兩條線表寒浮緊或兼弦表熱浮數或兼滑長與弦緩寒者身疼慣怕寒頻求衣被遮溫煖熱者雖然也畏風無風便欲開帷

最當着眼處

點出眉目
以下勞謹是

幔寒不渴兮熱或渴寒舌白苔熱黃澤寒者口和熱口苦寒減食兮熱能食表寒散以辛溫味表熱辛涼非一例表寒切勿先消食惟恐引邪入裏去表熱切忌是辛溫變成燥熱爲難治

辨表分虛寒虛熱

表也

或兼大兼弦

按無力表分虛同寒熱別表若虛寒必

虛山

此下言辛溫之後變集

頭痛脈浮或兼數兼弦

若用辛涼必致汗

此下言辛溫之後變集

氣擾翻教身體麻或

惡寒屢進辛溫汗難出多而近於亡陽矣

此下言辛溫之後變集

是加辛涼後變集

大熱兮或微熱胸前微滿且欲嘔口淡或渴或不渴表如虛熱

此下言辛涼後變集

口亦淡必兼微渴思潤澤服過辛涼身反痛舌形定現微苔色

不論大汗與無汗但查熱勢加猖獗兩症皆須補益來寒加薑

桂宜用桂枝湯加芪尤甚則加人參乾炮薑之

熱芩柴芍芪尤之

桂類如血虛無汗可加當歸紅花和其陰血

宜柴芩歸

類甚則
加人參

辨裏寒

裏寒脈沉緊或兼緩與遲惡寒骨節痛表症似而非胸腹滿痛
且欲嘔或吐或利俱有諸或熱或不熱手足指冷厥喉有冷涎
苔白滑或如猪腰或茶褐此宜桂枝湯去芍加乾薑裏寒溫補
是良方甚則加桂附可以復其陽

辨裏熱

裏熱脈沉數或緩滑以長無論其神昏與清無論其身熱與涼
脣焦齒黑譫語現舌短苔黑或起芒裂破出血反不渴或渴飲
冷小溲長或利清水或便鞭聲音洪厲力氣強狂發登高棄衣
走否且循衣而摸牀面目或赤或不赤其色垢濁如薰黃此宜
芩連石膏類甚則芒硝與大黃

五字是真諦

辨裏虛寒

裏若虛寒者脈必沉而緩微細按無神救之惟愁晚手足常四逆面色青黑黯渴而不欲飲但覺口中淡惟喜極熱湯稍解胸中滿或嘔或吐或下利或不大便心下悸心煩喜躁不思食踴臥恍惚每獨語舌帶淡黑色或如猪腰或糙米或白苔而潤或無苔而燥短縮不能伸望之萎且槁理中四逆急溫之否則神昏汗脫了

辨裏虛熱

欲知裏虛熱脈沉而數按無力身熱退不淨口渴神恍惚與湯則飲之不與亦不討有時思食來食到便先飽舌上略覺燥得湯燥即好或有微苔或無苔或淡紅色如桃腮此爲裏分少津

液瀉心導赤佐生脈

辨假虛寒

脈沉細兮或緩長出則遲兮入則疾或伏筋骨按有力口中不渴舌燥短不但身涼且四逆神昏譫語口目動狀若驚風作瘓厥或利清水或不便解下或如爛桃色人事不知調且哭身輕偏自能起立或吐蛇虫口苦辣小便行時長且赤此是虛寒假症現應須解毒和涼膈

辨假實熱

脈弦而大或洪數無奈按之全不見任他熱勢如燎原眞底實板已先現苔白或黑短不燥或如猪腰或米糙面目俱赤爲戴陽譫語發狂手足躁或有汗兮或無汗坐臥只求井中踏舌腫

脣焦齒出血渴飲湯水常不絕內是真寒外假熱理中八味合
生脈煎成冷飲代茶湯庶幾虛火歸源得誤用芩連增躁渴變
死庸師到此休饒舌

辨渴

渴症須分寒與熱熱者脈數而口苦身熱汗出喜冷飲或兼湯
水百杯可此宜花粉與川連加味參同伴白虎虛寒而渴者脈
必細兼遲即教洪且大終是數而虛渴喜極熱湯稍溫便嫌冷
大
據
有時思得水仍復不能飲此宜生脈中薑附辛以潤又有汗下
之後亡津液生津之品始爲得不宜涼藥不宜溫何況諸多辛
與熱

辨舌

胃氣現於舌上有淡白苔俗醫漫消食必致光無胎調理到思
食苔白漸生來君不見病有厚苔滿舌者忽然退去光而燥乃
爲胃氣絕之徵從此參詳便分曉又有大紅舌色無苔者君火
之色浮於外盛極將衰欲化灰無病之人亦常有之宜用附子引火歸源纔得
退火歸源固合又若敖氏傷寒金鏡錄載純紅爲將飭舌乃熱畜於內而病將發也不問何經宜用透頂清神散搖鼻法亦不可不知又有舌黑如淡墨更不須分
燥與濕總歸腎水尅心火陰盛陽衰須早識除非黑起芒刺燥
而裂陽邪熱結何消說

辨虛寒舌燥

舌燥有多般或淡黃或淡白或起微刺或灰色更有望之如燥
捫之澤其色或紫而或黑必兼吐利而厥逆神昏譖語詞蹇澀

舌燥而語言不清因燥而不清可治舌潤而語言不清所謂口雖欲言舌不得前死症也脈形微細定如絲或

虛寒定案

成都仁和公司印

雖洪大終無力急用生脈以養津附薑苓草和芪朮俗醫謂五味味厚多則用十餘粒少則七八粒此不通之論必須錢餘方効

辨實熱舌燥

實熱舌燥先有地或黃或黑起芒刺即使苔輕偏破裂必兼身熱焦脣齒渴喜飲冷面目赤并無吐利與厥逆讞語便閉諸症現洪數滑長脈可驗白虎承氣隨變換

辨寒頭痛

寒頭痛脈浮而緊或弦或沉更兼遲惡風與寒四肢冷頭喜熱

六證

據

物包裹之

更有劉河間論頭痛屬熱者亦惡寒喜熱緣熱爲寒閉其痛甚熱氣流通則痛止也然止後必復作而益甚

爲驗脉亦必有異

理中參入桂天麻附子細辛重者加少佐羌防法亦

精

辨熱頭痛

熱頭痛脈浮而數或滑而長亦有諸口苦舌乾渴欲飲痛連風府與風池惡熱其常惡風暫此爲風熱症已顯羌防柴葛連翹芩甚則石膏用之驗

辨虛頭痛

虛頭痛脈弦而大弦則爲寒大則虛痛極不堪喜得按日夜呼
主頭
叫語聲嘶其痛或專在額上遍頭皆痛亦有之急宜參苓芪术
加附子此症失治危即死

辨風寒骨痛

風寒骨痛脈弦緊或遲而緩亦有準身熱惡寒手足冷舌上白
大證
據

苔口不渴拘攣遍體痠難忍甚則上嘔下利併桂枝湯內用天
麻有濕去芍加附穩

辨虛骨痛

脈弦而大數無力或發熱兮或不熱惡風兮拘急口淡兮神思恍惚痛在骨節兮服發散藥而痛愈劇此神氣傷也合用桂枝與芪朮大凡人身諸骨節其數三百有六十是神氣之所遊行而出入君不見仲景新加湯重用參薑以復陽

辨虛寒腹滿

藏寒生滿病脈遲緩兮或沉緊或虛大兮按無力腹滿時減減又甚不欲食兮食卽嘔或泄瀉惡寒兮而渴喜熱飲薑桂香砂溫散之不應再加參朮芪

辨實熱腹滿

脈沉而實兮或滑與長兼腹滿不減兮減亦不足言大便雖解而不暢兮或得解而少寬滿腹硬痛不可按兮無吐暈等虛症之相參此宜枳朴以消之甚則加大黃參其間

辨虛寒不大便

大便不通羣呼熱不知寒凝亦斂結腹不滿兮口不渴白滑胎兮弦緊脈此屬虛寒無浪攻照常飲食且從容切不可遲之一二十日後溫補足時氣自通

辨實熱不大便

脈數有力長滑甚煩渴腹滿按之硬或潮熱兮食即脹時有濁氣從後逆此爲胃熱宜下之一有虛症須細審大約實症一下即愈一有虛症

便須細審卽必當下者亦只用涼膈以微利之解毒以和之陶氏黃龍湯以補而下之

辨小便不通

小便不通分虛實虛則三焦失其職屢經利水不相合此宜金匱腎氣丸治其三焦決瀆官象牙生煎服亦安實者人素強或好食熱物肺熱不能通水道以致膀胱成熱結宜用猪苓澤瀉梔滑石用後仍不效須向膀胱尋外竅經說毫毛是其應

經曰三焦

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三焦主腠理膀胱主毫毛膀胱有出竅而無入竅濟泌別汁而滲入於膀胱者也毫毛是其外竅醫如水注塞其上竅則水不能出矣如人不虛利小水而仍不改從發汗通者宜發其汗外竅通而內竅亦通此所謂開鬼門也

最爲妙又有動其胞中血虛寒實熱隨症別虛寒便溫補熱則清熱而養血因症施方不可執

辨嘔

其人受暴寒或食生冷物吐酸并乾嘔平胃正氣合脈滑胃有
餘飲冷不喜熱服溫熱藥嘔愈甚黃連竹茹佐薑汁兼虛參以
加入脈或虛主大數無力嘔吐清涎及冷沫胃虛不能容穀食聞
食即嘔食反出人參理中最爲良丁香附子加亦得脈滑有力
症不虛胸滿按之痛愈劇合用朴實與二陳此謂中焦之嘔從
乎積

辨吐衄

熱厥吐衄必多神情清楚脈形和隨生隨吐無煩躁瀉其濕
熱勿蹉跎厥陰傷寒屬風木吐虫兼吐水清綠手足厥冷煩躁
甚烏梅丸義君須讀

辨汗

虛汗須分陰與陽陽虛自汗補其衛

其人素虛或勞傷或大病後腠理虛陽不能衛外而爲固

則自汗宜用參芪

牛夏陳皮

五味芩尤甚

則加桂附

盜汗歸之

陰氣虛參歸

甘地從其類

人臥則血歸於肝陰虛而不能爲守則盜

惟有陽

甘地從其類

人臥則血歸於肝陰虛而不能爲守則盜

惟有陽

明邪併來熱氣薰蒸毛竅開汗出漆滌常不止但宜涼解得和

汗宜用參芪尤五味芍生熟地之類

惟有陽

諧汗有心家血液之汗太陽津液之汗俱不可出惟陽明水穀之汗雖出無害故陽症傷寒熱氣薰蒸毛竅開發漆滌而出亦猶滾湯貯於器中熱氣上蒸而外濕也若汗不出熱氣不得泄必鬱而發黃即宜用清涼以解其熱而汗自止不必用止汗之藥

更有傷寒病久無汗出大劑參芪柴桂合頓然出汗退其熱景

岳書中亦曾說

辨譖妄

讞語是多言皆因胃汁乾就中讞語有實象讞字从嚴侃侃然旋轉風輪難自主纔呼李四便張三鄭聲氣短神蕭索鄭重頻

煩不厭複一樣逢人講話多不曾說南又道北設使譏與鄭大半屬無稽是則名爲妄虛實皆有之若夫似睡非睡間隱隱躍躍如交談此爲獨語未全亂各從脈症細詳叅

辨面目赤

面目赤有三須從脈症叅陽氣鬱於表辛涼可散焉裏熱薰於上白虎及黃連無根火外浮此是內真寒八味生脈煎冷飲假對假兮古所傳

辨下利

下清穀者爲虛寒下溼水者爲實熱惟有膿血稀溏和汁沫此三件中細詳別假如作嘔不食兮腹痛喜按心恍惚而煩兮或動悸與頭眩燥而不欲飲兮頭眩耳鳴而口淡後重逼迫兮既

解而仍不減脈弦數而虛大兮皆虛寒之外現苟脈症之反是兮即實熱之證驗

辨厥

手足冷時爲四逆厥者其冷過肘膝仲景傷寒俱禁汗無論陽厥與陰厥陽厥是傳經病自三陽并入陰熱極必兼勝化行還有始熱終寒因藥誤也能轉入陰寒路執定傳經亦是錯陰厥是直中喻氏中寒論當誦寒邪斬關直入來急救真陽休夢夢還怕熱邪深入血憊然厥冷身無熱君不見吞痧樣子忌熱湯不比中寒一例說總之脈症要詳參莖草拈來生殺間陽厥譖渴陰吐涎陽者身輕陰者踴復看其人脣爪甲青紫爲熱青黑寒又有痰厥食厥和尸厥病久陰陽二氣虛亦厥各等各樣在

準繩步步須求脈症合

辨腹痛

腹痛是虛喜揉按虛者必寒病涉陰脈遲緩兮或虛大諸多虛象察其因理中桂附可施行熱者面黃澤加以長滑脈宜用黃連苦清熱小佐薑萸亦相得更有欲嘔不嘔腹痛多寒熱其如錯雜何黃連湯內乾薑桂好共參甘兩下和食痛應消食難在

虛寒兼食積學士溫脾法可宗

許學士有溫脾湯見本事方

化爲煎法尤熨

貼則利清水或白沫此虛中有實或先有宿食在腸不會去或病中腸胃虛不能運化所食之物停於腸中即一二塊宿糞亦能作痛楚宜用溫補藥煎好去渣入大黃一錢不甚虛者可加一錢五分滾四五沸服之宿食自下正氣不勝而病益愈此屢試屢驗之妙法也

蟲痛面黃吐涎沫食酸即安甜即劇虛實寒熱要分曉殺蟲方中求配合氣痛因鬱惱必

連胃腕與兩脇病久人必虛滋補兼疏鬱痛不可近者按之濡軟爲畜血不比硬滿爲熱結重則桃仁承氣湯輕者宣通微下奪別有吞痧一症現濕熱薰蒸邪變幻急刺委中出血良磨服玉樞丹亦善最怕是三陰寒症認爲痧不飲溫湯飲冷茶亂進丹丸并放刮臨危空自悔前差

辨脈脫

六脈俱脫者大命垂危矣

神昏脈脫者死
清脈脫者亦死

神通脈四逆急服之

還怕脈因暴出死但得脈來微續生更需附子四五枚人參小半斤間時服盡休間斷隨進米粥始回春參力偶不繼煎功必盡棄半時無學力到此滋疑懼每見虛寒之極服溫補躁亂不寧嘔且吐此爲藥力尙未全切莫心疑換別路大約三陰病症

露危劇急則六日或三日緩則行期十二日幸而君火未全衰
反見舌乾等症出更須薑附助其陽漸得陽回舌生液若見舌
乾投涼劑壞乃百年人壽事起手果然認得眞斷不朝三與暮
四若不見景岳全書用法精十補一清巧相濟又不見嘉言寓
意重叮嚀陰症轉陽必自愈濟困扶顛道在斯一有游移便錯
去更有虛寒服藥來溫補不安涼適意兩寒相得從其類正氣
敗壞決不治至於實熱失汗下脈伏似脫君休怕大承十棗用
即安神氣分明現真假須知實熱治可緩涼瀉一投機便轉不
比虛寒救濟難仁術全憑思與辨